

百家文库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上海文艺出版社

任大霖
钟望阳
任德耀
洪汛涛 卷

125

125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上海
文艺
出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 125, 任大霖、钟望阳、任德耀、洪汛涛卷/
徐俊西主编; 任哥舒编.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5321-3822-7

I. ①海… II. ①徐…②任…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②儿童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6809 号

总 统 筹: 郑宗培

统 筹: 曹元勇 赵南荣

责任编辑: 郑 理

装帧设计: 袁银昌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125

任大霖 钟望阳 任德耀 洪汛涛 卷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徐俊西 主编 任哥舒 编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 插页 5 字数 384,000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822-7/I·2933 定价: 49.00 元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编 徐俊西

副主编 王纪人 邱明正 陈思和 王晓明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文英 王安忆 王纪人 王晓明 朱立元

孙 颢 杨 扬 杨剑龙 李小林 李天纲

吴 亮 邱明正 张新颖 陈子善 陈思和

陈惠芬 陈福康 宗福先 赵长天 邵元宝

姚克明 袁 进 徐俊西 殷国明 栾梅健

臧建民

编辑部主任 臧建民

编辑部副主任 姚克明 陈贤迪

特约编辑 王 瑛

凡 例

一、凡是从 19 世纪初期到 20 世纪中叶,曾经在上海生活、工作并在文学史上取得重要成就或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已故作家均可入选(当代参与集体创作的作家不受此限)。一经入选,其后在上海写作的作品也可备选。

二、入选作品包括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文学创作含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文学传记和话剧、戏曲、电影剧本,文学理论含文学批评。一般不收文学史著作和翻译作品。

三、入选作品包括不同的风格、流派、样式和学术观点。不分雅俗,无论新旧,力求多元互补,汇集百家。

四、文库以作家为目,视作家的地位或收入作品的篇幅,可一人两卷,一人一卷,也可几人合为一卷,总计为 131 卷。个别重要作家作品由于版权等原因,暂未收入本文库,以存目标明。

五、入选作家所收的作品,一般以其在上海地区从事文学事业的成就和影响为依据,长期生活在上海、笔耕不辍的作家,所编的篇幅较多;曾短期在上海生活工作过、但主要作品不是在上海创作的作家,所编的篇幅则较少。

六、文库卷次的排列以作者的出生年份为序,同年的以姓氏笔画为序;多人合卷的以成就较大者列前,其他的按出生年份排序。

七、每卷卷首有文库“前言”,卷末有该卷“编后记”和“文库总目”;文库末卷为文库全部作者和入选作品的“总目录索引”。

八、选文一般使用入选者的全集或文集中的版本,或其他通行本以及散见于报刊的重要篇什,并注明出处。

九、每卷选有作者的照片或画像、手迹、书影等。

2008年8月

前 言

徐俊西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 131 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 19 世纪初期至 20 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 270 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 6000 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

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入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2010年3月

目 录

凡例	1
前言	徐俊西 1

任大霖

蟋蟀	3
心中的百花	14
大仙的宅邸	30
小茶碗变成大脸盆	42
校门口来了个“要饭的”	53
雨	59
水胡鹭在叫	65
妹妹	74
我的朋友容容	80
老法师的绝招	88
过早来到的课题	93
喀戎在挣扎	104

钟望阳

把秧歌舞扭到上海去	217
-----------------	-----

任德耀

马兰花	317
-----------	-----

洪汛涛

神笔马良	371
------------	-----

编后记	497
-----------	-----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总目	500
--------------------	-----

任大霖



蟋 蟀

这一年的夏天，天气特别热，我们溪岭乡虽说是个山乡，白天也闷热得叫人受不了，你浑身脱个精光，只穿条短裤，汗水还是直淌。要到傍晚太阳落了山，方才有风打北干山那边吹来，凉飕飕的，夹着苦艾和松树脂的气息。早早地吃过晚饭，穿上件白布衫，腰间插把蒲扇，我们就到周家台门前斗蟋蟀去了。

这个夏天我玩得挺痛快。因为刚从小学毕业，考过了中学回家来，没有什么暑假作业；合作社社长振根叔也没有来叫我去参加劳动。我趁着这个机会，白天不是游水就是钓鱼，夜里就捉蟋蟀，当然，有时候也帮哥哥做些不费力气的事情。

有一天，福兴和小阿金斗蟋蟀，两个都是“大王”，咬得挺凶。我挤在人堆里，看得正起劲，忽然被人撞了一下，我回头一看，只见徐小奎站在那里。他说：“吕力喧，快跟我走！”

我问：“什么事？”一边问一边跟他走到大枣树底下。他站下来，从布衫里掏出两封信。“这封是你的，这封是我的，我刚从邮政代办所拿来的。”

我很快看了看信封，知道是从中学里寄来的。我马上撕开口，掏出一张油印信，然后用眼睛很快在信上溜了一下。

“怎么样？”徐小奎凑过来问。

“没取上。”我平静地回答。

“你没取上？”徐小奎叹口气说，“那我的信就用不着拆了。”

我夺过徐小奎的信拆开一看，果然也没取上。徐小奎说：“都没取上。你看怎么办？”

这时，我看见史小芬站在那边。史小芬是合作社社长振根叔的女儿，比我们早毕业，早就参加农业生产了。我故意放大声音说：

“怎么办？自然是安心参加农业劳动呀！我保证为祖国多生产粮食，争取做徐建春第二！……”

可是嘴上保证总是比较容易的。第二天清早，当哥哥把我从凉榻上推醒的时候，我接连打了两个呵欠，不耐烦地说：

“干吗？大清早，也不让人多睡会儿。”

哥哥说：“照我们合作社社员看，天已经不早了。用凉水去抹抹脸，清醒一下吧。从今天起，得早些起来，振根叔已经把你分配在我的生产队里了。”

我跳起来，马马虎虎擦了下脸，拿上顶草帽就跟着哥哥走了。

路上哥哥告诉我，今天合作社开割早稻，先割那二十亩千斤田，这对周围的互助组和单干户是有示范作用的。他说，社里能割稻的人全得参加，要割得快，割得好，不能糟蹋谷子。哥哥还说（大概是吓唬我），要是我不会割稻，可以去带领孩子们拾稻穗，拾稻穗也给记工分的。我向他白白眼睛，说：“谁高兴拾稻穗！虽说我没有割过稻，可是我一拿上镰刀就能熟练的，我保证不比你割得差。”

到了田头一瞧，嘿，人可多哩！他们已经在割了。史小芬也把裤脚卷得高高的，弯着腰在割。我走到田塍头，看见赵大云和徐小奎站在那里。赵大云和我们同班毕业的，但是他没投考中学，他早就决定要在家里参加农业生产。

一会，振根叔来了。他先把我们打量了一会，然后说：

“你们没有做过庄稼活，今天倒要考考你们了。”

我很快回答说：“振根叔，我保证考得上。去年暑假我帮互助组割过一分田的稻哩！”

赵大云没有说话，徐小奎把士林布衫的袖口卷了又卷，就这样，我们开始割起稻来。

我素来是个胆大的人，我一边割着，一边还觉得自己割得挺不错。我记着哥哥的话，稻秆握得松一些，镰刀握得紧一些，手臂要灵活，一挥一簇，挺利落的。我斜眼看了旁边的徐小奎一下，嘿，他落后了，足足落后了五六尺远。后来，我看见他站在那里，在石块上磨镰刀，一定是刀口碰钝了。我割了一会又回过头去，看见徐小奎还是站在那里，又卷起布衫袖口来了。我一看就知道他是“考不上”了。我早就料到是这样的。徐小奎从小被他妈妈娇养惯了，除了割割羊草，什么活也干不了。我一边想，一边更加熟练地割起来。我相信，我是三个人里面割得顶好的了。……

就在这时候，突然从我脚下跳出了一只蟋蟀。我看得明明白白，那绝对不是一只牛屎蟋蟀，而是一只真正的蛇头蟋蟀，可是跟牛屎蟋蟀一样大。

我扔下镰刀，扑过去捉住了那只蟋蟀。想不到它狠狠地咬了我一口，我手一松，它就从手指缝里钻了出去。我想，嘿，小宝贝，你是逃不了的，这里没有什么石头缝。谁知道它三跳两跳，跳到我刚才割下的一簇稻秆旁，一下就钻了进去。我火了，捧起稻秆来就抖动，后来甚至把稻秆在地上打了几下。这小家伙终于跌了下来，乖乖地被我抓进了手掌。我一边说：“小宝贝，别乱钻，我要封你做黑须大将！因为你的须很长。”一边从袋里拿出个随身带着的小竹筒，把“黑须大将”关了进去。可是当我站起来回头一看，虽说我是个胆大的人，也不能不慌乱起来——合作社社长振根叔就站在我的背后。

“你在做什么？”振根叔微笑着问。

我觉得自己的耳朵根发热了，可是我还是很快地回答说：

“一只大蟋蟀，振根叔。这一定是只蛇头蟋蟀，它的牙齿有毒。它能把福兴的红头大王打败的！……”

“蟋蟀很好玩，我从前也挺爱斗蟋蟀。吕力喧，我看，你还是去

参加他们的小组吧。”他指指后边，“拾稻穗我们也记工分的。”

我急了，就说：“振根叔，我不去拾稻穗，我要割稻。我……我保证以后不再在田里捉蟋蟀了！”

振根叔笑着说：“不在田里捉蟋蟀了，那很好。可是我刚才检查了一下你割过的稻，你割得很快，只是有些稻还原封不动留在地里哩！”

我说：“我保证再耐心些，我会学习好的。”

振根叔说：“我们要让你学习的，可是今天不行，因为这是千斤田，是有示范作用的。等别的田开割的时候，你再学着割吧！”

结果我被赶上了田塍。幸好，徐小奎和赵大云也已经坐在那里了。

“怎么样？”我说，“好像我们三个人的运气都不怎么好。”

徐小奎朝我摇摇手，他轻轻地告诉我：“别说风凉话。赵大云的脚踝割开了，血流了好多哩！”

我一看，嘿，赵大云真的受伤了。在脚踝上贴着一张观世音草的叶子，血还从叶子下往外淌。

我问：“怎么弄破的？”

赵大云咬咬嘴唇，用手指抹下一大滴血。他眼睛望着田里，低低地说：

“是镰刀割开的。大概是握刀的手势还不对，所以割起来就怪别扭的。”他伸出手，装成握着镰刀的样子，在空中挥了几下。接着，又握紧拳头，在自己腿上捶了一下。

就这样，我们只好去拾稻穗，而且是跟一些小孩子们在一起。最使我难受的是：史小芬就在我们近旁割稻，她熟练地挥着镰刀，嚓，嚓地割着，当她放下一束稻秆时，还站直身子，把辫子从胸前摆到背后，扭过脖子朝我们笑了一下。

这一天，刚吃过晚饭，我就径直去找福兴。

我说：“福兴，走，我们斗蟋蟀去！”

福兴说：“怎么？又捉到了吗？”

我把蟋蟀盆的盖掀开一些，让他看了一看。“这是我新封的黑须大将，是一只真正的蛇头蟋蟀，它的牙齿是有毒的。”这时我稍微撒了一些谎，“我看见一条蛇盘在那里，在蛇的身旁捉到了这只蟋蟀。”

“真的吗？那可有一场大战了！”福兴又兴奋又担心地说，“不过，我的红头大王也不是好惹的，它已经咬败过十二只蟋蟀了。”

我说：“你的红头大王碰到蛇头蟋蟀，就要吃瘪了，因为蛇头蟋蟀的牙齿是有毒的！”

人们都围拢来了，我们就在周家台门前斗起蟋蟀来。我用引草在我的黑须大将面前一引，它立刻张开一对刀牙，嚅嚅叫着，向前冲去。黑须大将冲到红头大王面前，两员大将立刻咬住。红头大王用牙齿一掀，我的黑须大将就扑地被摔出了盆子。人们发出了失望的声音。等我从地上把黑须大将放回盆子时，它的两只刀牙已经合不拢了，一条腿也跛了。我把引草在它面前一碰，它回身就逃。大家哄的笑了起来。史小芬朝我撇撇嘴说：“嗨！什么黑须大将，牛皮大王罢了！”

说老实话，这一场耻辱，我是一辈子忘不了的。

我坐在枣树下，眼睛望着对面的北干山峰。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风吹来，凉飕飕的。我就一个人这么坐着，不想回去。

徐小奎来了，他坐在我的身旁，开始来安慰我：“别难受了。那不是真正的蛇头蟋蟀，不值得可惜。……”

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声音使我难过起来。远处，一只猫头鹰在叫：“哇！哇！……”声音在山谷里回旋。

我们就这样坐了一会。我说：“无论如何，今天这口怨气我是一定要出的。我就是去翻棺材板，也要捉个真正的蛇头蟋蟀来。不斗败福兴，我绝不甘心！”

徐小奎说：“我可以帮你的忙。你知道吗？我们屋后的那块坟地上，一定有蛇头蟋蟀，我每天晚上都听见那里的蟋蟀叫得响成一片。”

我说：“真正的蛇头蟋蟀不是什么时候都叫的，它在二更时叫